



日前举行的2026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匹克球巡回赛首站,不仅为参赛队伍提供专业竞技舞台,更创新设立覆盖7岁至70岁人群的全龄体验区。

近年来,匹克球(Pickleball)、滑板(Skateboarding)及抱石攀岩(Bouldering)等新兴运动的爆发式增长,正成为不少城市更新的触媒之一——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得更多高品质生活的可能,如何在钢筋水泥森林中创造一座可以自我生长的“游乐场”?

本报记者 彭德倩

在城市化进程步入成熟阶段的今天,全球高密度城市面临着公共空间存量优化与功能迭代的挑战。如何破解公共空间有限供给与居民多元化、品质化健身需求升级之间的双重矛盾,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课题。

不少小众运动的破圈和快速流行,恰与全球方兴未艾的城市更新浪潮形成“双向奔赴”的共生关系。

多功能球场的分时复用

当下,传统的“大拆大建”模式已难以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微更新、功能复合与社区嵌入的精细化治理,通过引入一个“触媒元素”,即可引发连锁反应,带动周边空间的整体焕新。匹克球、路冲、攀岩等流行运动也可以成为这样的桥梁——不改变整体格局,通过对公共空间的功能性改造,带动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聚集,进而推动周边区域的配套升级与文化培育。

与传统城市更新的“刚性改造”相比,流行运动作为触媒具有三大显著优势:一是低成本适配性,无须投入巨额资金建设专业场馆,可利用城市闲置的厂房、空地、桥下空间、隧道等进行简单改造,即可满足运动需求,改造周期短、见效快;二是全民包容性,这些运动门槛低、上手快,无论是青少年、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能快速参与其中,实现“全龄友好”;三是多元融合性,能够与城市景观、社区服务、文化创意等元素深度融合,让公共空间从“单一运动场地”升级为“集运动、社交、休闲、文化于一体的多元空间”,提升空间的综合价值。

创造一座「游乐场」

面对匹克球运动在过去几年间的爆发式增长,新加坡并未选择大规模征用土地新建专用场馆,而是启动了“多功能球场转化计划”。在裕廊东,活跃体育中心和大巴窑活跃体育中心,原本的标准篮球场或网球场,通过引入便携式球网、临时划线技术以及智能灯光控制系统,实现了场地的高效“分时复用”。

其运营模式的核心在于对时间的精细切割与空间的动态调整。白天时段,场地主要服务于传统的篮球与网球爱好者;而在傍晚及周末的非高



新兴运动给城市带来奇妙的化学反应。视觉中国供图

新视野

上海的优势与挑战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程鹏

上海致力于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进程,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化利用提供了全新路径。

新兴运动的导入时机,恰好与我国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契合。当大规模增量扩张结束,城市发展重心转向存量空间的提质增效时,那些曾被忽视的碎片化的“消极空间”——如高架桥下、废弃厂房、滨水岸线、社区边角地——便成为新兴运动落地的理想场所。

放眼全球,成功案例不少。然而要将其简单“复制粘贴”到上海,显然不行。上海拥有土地多为国有的制度优势,政府主导下规划与建设的能力较强,这为快速铺开项目提供了保障。但硬币的另一面,恰恰是建成后可持续运营的短板。政府投入建设易,市场化、社会化运

营难。许多场地面临后续维护资金不足、管理缺位、活力衰减的困境。因此,未来的重点必须从“重建”转向“重运营”。

要规避这一误区,关键在于构建多元共治的生态体系。首要任务是破解多部门协同难题。体育设施的落地涉及规划、园林绿化、体育、属地街道等多个主体,亟须建立高效的统筹协调机制,打通政策堵点。例如,在绿地中兼容体育设施的比例和标准,需要在市级层面予以探索和突破。

更深层次的挑战,则在于培育内生动力。一方面,要积极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探索“以商养体”等可持续模式;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发挥新兴运动强大的社群凝聚力。应鼓励并赋能由运动爱好者自发

形成的社群组织,让他们深度参与到场地的日常管理、活动策划与氛围营造中来,变“政府包办”为“社群共创”,确保空间持久的生命力。

“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一江一河一带”功能融合和品质提升,塑造黄浦江、苏州河世界级滨水区,高水平建设环城生态公园带。上海可依托这一战略和“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进行更系统的布局:在滨水等“面子”区域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杆项目;在社区“金角银边”植入满足日常需求的普惠型设施。最终目标是推动体育与文化、商业、旅游、会展的深度融合。

展望未来,随着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与实体运动空间的进一步融合,城市公共空间的拓展将迎来更多可能。

直高度达到惊人的85米,宽度约23米,总面积近2800平方米。攀岩墙的设计极具专业性,并非简单的装饰性墙面而是真正服务于从初学者到职业运动员的多元需求。墙面被科学地划分为不同难度的区域:底部设有配备自动保护器的初学者区,让新手无须依赖专业保护员即可安全体验攀爬乐趣;中上部则设计了包含悬垂、裂缝等多种复杂地形的进阶路线,岩点由知名品牌定制并定期更换,确保持续的挑战性;此外,还设有一条标准的15米速度赛道,可供专业训练与比赛使用。墙体采用特殊的耐候混凝土与钢结构支撑,能够从从容应对丹麦多风、多雨、多雪的严苛气候。

这里迅速成为哥本哈根访问量最大的景点之一,年均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在夏季,攀岩墙前总是排起长龙,市民需提前在线预订时段;而在冬季,屋顶的人造滑雪场则变成了白雪皑皑的乐园,全长85米的雪道配合魔毯输送机,让滑雪爱好者在城市中心就能享受滑行快感。除了运动,屋顶还设有环绕的徒步径,让人们在锻炼之余能俯瞰整个哥本哈根港口的壮丽景色。

CopenHill彻底扭转了市政基础设施的公众形象。建筑外观覆盖着巨大的铝制鳞片,随着光线变化呈现出丰富的质感,既耐腐蚀又具雕塑美感;屋顶则覆盖着人造草皮与灌木丛,模拟自然山坡,与周边的湿地自然保护区无缝衔接。内部还设有互动科普中心,向公众展示垃圾处理流程,每年接待大量学生团体。它将原本可能引发“邻避效应”的垃圾焚烧厂,成功转化为市民引以为傲的“城市客厅”。

运动功能与地域景观融合

新兴运动往往带有强烈的年轻文化属性,将其引入传统严肃或单一功能的区域,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实现“功能叠加”式的空间激活。

墨西哥华雷斯城拉杜姆滑板公园是以运动空间激活边缘社区、盘活闲置公共空间的经典范例。它立足本土文化与自然特征,聚焦真实使用需求,以最小介入实现空间价值最大化,为全球高密度老旧社区、边缘片区的闲置用地更新提供了一条务实路径。

项目地处华雷斯城东部社区,这里为政府保障房集中区,移民人口密集、公共服务薄弱,原有公园设施陈旧、功能单一,大量闲置空地长期低效使用,青少年缺乏安全运动场所,社区活力严重不足。

2019年,墨西哥农村、国土与城市发展部启动全国城市提升计划,聚焦弱势社区公共空间更新,拉杜姆滑板公园成为重点落地项目,2020年建成开放,总面积约8600平方米,服务周边超1万居民。设计以奇瓦瓦沙漠萨马拉拉卡沙丘为核心灵感,将闲置地块改造为连续起伏的一体化滑板场地,采用粉色高性能混凝土,既保障滑行安全,也与荒漠地貌自然呼应,实现运动功能与地域景观的充分融合。

园区外围增设环形自行车道,与公园整体路网、停车场无缝衔接,让滑板空间嵌入社区日常流线。

体育场馆,也不是单纯的市政设施,而是一座将“废物处理”与“极限运动”充分融合的地标。

CopenHill的本质是一座现代化的废物能源发电厂,每年将哥本哈根及周边地区约40万吨不可回收垃圾转化为清洁的热能与电能,为15万户家庭供电、12万户家庭供暖。与此同时,它将原本封闭、消极且常遭居民抵触的工业基础设施屋顶,转化为了全年开放、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共游乐场。

这座建筑的东侧立面,悬挂着世界上最高的人工攀岩墙之一。这面墙体垂

垃圾发电厂的立体利用

在丹麦哥本哈根的阿厄厄岛海滨,矗立着一座彻底颠覆传统认知的建筑——CopenHill。这并非一座普通的

越洋漫笔

■ 顾鸿雁

“一夜东风劲,满街紫燕飞”,这是旅澳诗人王香谷笔下蓝花楹盛开的春日景象。这种有着蓝紫色风铃状花冠的落叶乔木原产于南美洲,如今已成为澳大利亚常见的行道树,是当地人心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

我依稀记得悉尼大学四方庭院里的那棵蓝花楹,因其花期与期末考试重合而被戏称为“考试树”。园艺专家沃特豪斯教授最早于1928年开始在此栽种蓝花楹,唯有这棵顽强存活下来,并入选“悉尼十大名木”之列。它迎来送往了数十届学生,也被无数次定格在镜头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回忆。

十年前,这棵树在完成最后一次绽放后悄然凋零,令人唏嘘。为了“存木续脉”,校方次年将其克隆苗移栽至原址,并在旁边栽种了一棵本地火焰树,寓意多元共生。

从植物园到大街小巷

蓝花楹是如何从一个外来树种演变为澳大利亚春日街头的“当家花旦”?这还要从19世纪50年代说起。

悉尼植物园是最早参与引种与驯化蓝花楹的机构之一。1868年《悉尼先驱晨报》曾报道:“植物园里的蓝花楹绝对值得前去观赏。那美丽的淡紫色花朵和轻盈如羽的叶片,使它成为本季瑰宝。”

澳大利亚沿海地区温暖的气候环境为蓝花楹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在当时由于扦插繁殖成功率较低,

蓝花楹一度被视为珍稀树种,是私家花园里的“梦之树”。随着育苗技术不断成熟,蓝花楹逐渐成为苗圃里的常见树种,通过悉尼植物园的绿化推广系统在新南威尔士州广泛种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大利亚正处于城镇化扩张阶段,其城市规划理念深受欧美“城市美化运动”的影响。该运动主张对建筑、公园、街道等公共空间进行统一、有序的设计改造,以改善城市环境,促进社会文明和谐。

在查尔斯·摩尔担任园长期间(1848—1896),悉尼植物园通过交换标本、订阅园林绿化杂志以及同行交流等途径已深度嵌入全球植物交流网络。摩尔的继任者约瑟夫·梅登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倡导以单一树种来打造特色林荫景观大道,兼顾美观与环境适应性。

作为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下属机构,悉尼植物园拥有两处苗圃,向各城镇免费提供树苗是其主要职责之一。打造美丽街景也被赋予塑造地方身份和公民品格的重任,特别是在一些新兴城镇。

蓝花楹小镇的诞生

在悉尼以北600多公里的克拉伦斯河谷,有一座被称为“树城”的小镇——格拉夫顿,因每年一度的蓝花楹节而闻名于世。在建镇之初,该地区大部分自然植被已被砍伐殆尽,光秃秃的街道尘土飞扬,难以阻挡亚热带骄阳。

为了提升市容环境,格拉夫顿市政府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掀起植树

绿化的热潮。其在树种选择不拘一格,既有南洋杉、白雪松、榕树、丝栎等乡土树种,也有樟树、悬铃木、蓝花楹等外来树种。植树被视为公民道德教育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实践方式,学校、教堂、监狱等公共机构广泛参与其中。

很快,格拉夫顿的街道便绿树成荫,但烦恼也随之而来。丝栎和榕树等因生长迅速而需要修剪塑形,白雪松易遭受毛虫侵袭,还有些树长得过于高大,甚至占据了街道宽度的三分之一。

到了20世纪初,梅登所倡导的“一街一树”理念开始在格拉夫顿扎根。蓝花楹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当地政府更加青睐落叶类观花树种,因其具有明显的季相变化:春可赏花,夏可遮阴,秋可观叶,冬可透光。二是公私部门之间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种苗供应和养护体系,使得培育周期较长的蓝花楹得以大规模种植,从而形成标志性景观。

自1935年首次举办以来,格拉夫顿的蓝花楹节已成为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花卉盛事,它融合花车巡游、艺术展览和市集等活动,每年吸引4万余名游客到访,其“赏花经济”规模超过400万澳元,成为当地支柱产业。

美观与生态的平衡之道

然而,蓝花楹并非总是受到欢迎。当落英缤纷花满地时,路面常会变得黏腻湿滑,为交通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它具有强壮的根系,可能会导致地面开裂、水管破损。其豆荚可释放数百颗微小而轻盈的种子,在灌木

一树花与一座城



悉尼街头的蓝花楹。作者供图